佛祖統紀　廿九之三十

淨土立教志第三　佛祖統紀卷二十九

太宋咸淳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往生高尼傳

往生雜衆傳

宋仁和倪道者

往生公卿傳

唐太傅白居易　唐觀察使韋文晉

晉石翰林學士張抗 附翁兒　宋少師鍾離瑾 冊入附任夫

宋朝請鍾離景融 瑾之子　宋崇道鍾離松 景融之孫

宋主客楊傑　宋侍郎馬亮

宋朝奉馬玗 亮之子 妻王氏附　宋宣義馬永逸 玗之子

宋宣義胡闓　宋朝散葛繁

宋侍郎王古　宋司諫江公望

宋朝散王衷　宋助教張迪

宋通判賈純仁　宋縣令梅汝能

宋給事中馮檝　宋侍郎吳秉信

宋丞相錢象祖　宋司士王仲回

宋處士庾詵　宋龍舒王翥休

宋居士房翥　宋儒士孫抃

宋居士王闐 四明　宋居士孫忠 四明

宋學諭胥定國 四明　宋晝錦樓汾 四明

往生士庶傳

隋恒州宋滿　梁東平高浩象

唐法忍山老人　唐滎陽鄭牧卿

唐長安張元祥　唐長安李知遙

唐京口元子平

宋武林范儼

宋錢唐孫良

宋松江梅福

宋會稽唐世良

宋會稽李彥通

宋上虞馮珉

宋四明計打鐵

宋臨安沈三郎

宋天台左伸

宋錢唐沈銓 妻施氏附

宋仙潭姚約 景懿法師附

宋霅川胡闍

宋錢唐陸偉

宋錢唐陸浚

宋潭州黃打鐵

宋嘉興徐六公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

宋馬朝奉妻王氏 見馬玗傳

宋武林縣君蔡氏

宋王朝請妻陸氏

宋周寺簿妻樓氏

宋松江秦氏

宋錢唐于佛子

宋錢唐袁氏

宋武林王氏

宋上虞胡長婆

宋錢唐盛氏

宋荊王夫人王氏 侍妾附

宋呂都官妻吳氏

宋陳承宣夫人馮氏

宋欽成后姪朱氏

晝錦樓君妻周氏

宋錢唐鄭氏

宋四明黃氏

宋錢唐陳媼

宋四明孫氏

宋安吉王氏

宋錢唐沈氏

往生惡輩傳

往生禽魚傳

本朝飛山戒珠。始集往生傳。厥後侍郎王古。加以續傳。南渡以來。錢唐陸師壽文增續之。四明默容海印。復爲續于後。凡二儒二釋。繼成此書。今並刪削繁文。獨著平時念佛。臨終往生之驗。俾修淨業

者有所慕焉

往生續遺

隋江都慧海法師

往生高尼傳

法盛居金陵道場寺習十六觀想一夕禮像遇病假寐見大士乘雜華雲出寶色光前來相迎時諸尼欵門問疾咸見光明迸溢盛曰佛及菩薩放光度我言竟而絶

道姿丹楊人先於諸寺造大像七軀務極精麗又治金銅造無量壽佛像忽於眉間放大光明地皆金色像與姿託曰汝舍此身必生我國即於像前端坐而化

法藏居金陵勤志念佛夜間見佛菩薩來慰問光明照寺奄然遷化

淨眞居長安積善寺納衣乞食誦金剛經十萬徧專志念佛語弟子曰五月内十度見佛兩度見淨土寶蓮華上童子遊戲吾已得上品生言訖加趺而化祥光滿寺

悟性居廬山念佛願求往生忽聞空中音樂謂左右曰我已得中品生見同志念佛精進者皆有蓮華生寶池中以待其生言畢而逝

能奉錢唐人專修淨業常夢佛光照身或聞諸尼善言開發一日無疾告其徒曰吾往生時至少頃聞奉誦佛聲厲奔往視之則合掌面西坐逝矣異香滿室樂音西邁

慧安居四明下水大魁姚穎之屬也住小溪楊氏菴專業西方誦金剛般若寒暑不易節常於室中佛光下燭一日示疾端坐以手揖曳戒衆人勿諠移時曰佛至矣令衆念佛倏然脫去壽九十六

往生雜衆傳

隋汶水二沙彌同志念佛經五年大者先亡得生淨土見佛依夢即白佛言有小沙彌與我同修不識可得生不佛言汝本無心念佛由彼勸汝今宜還益勸淨業三年後可同來此至期佛與衆聖自西來迎太地震動天華飄舞是二沙彌一時俱化

魏師贊雍州人爲僧童年十四念佛不絕遇疾而亡

忽再稱白父母曰阿彌陀佛來此兒當隨行鄰人見
空中寶臺五色異光向西而沒
何曇遠錢唐人持菩薩戒修淨土業夜中念佛忽謂
師曰見佛身金色幡華滿空異香盈室儼忽化去
越大善寺童行常隨師善輝念佛禮拜一夕夢婦人
持數珠賣童曰欲得一穿恨無錢買婦曰我當與汝
汝可開口即以數珠投口中童以告師師曰此是大
勢至菩薩授汝念佛三昧也過數日童見二大士持
華座與之曰七日當乘此來生淨土童逢人即說我
七日當往生也至期忽自唱曰菩薩來矣即座而化
倪道者仁和人棄家作道者建小菴專意念佛欲焚
身代一切受苦衆生供養諸佛久之有朱藤三寮
卧榻前謂衆曰此藤若焦我當西去臨終半月集衆
念佛至于萬人焚身前一夕其地忽有光明金色高
半尺許以手掬之隨掌上又謂衆曰我焚身時必
有紫雲青雲從東北過西南是我往生之相乃四面
發炬端坐其中果有二色雲瑞

往生公卿傳 居士附

白居易號香山居士官太子太傅初勸一百四十八
人結上生會行念慈氏名坐想慈氏容願當來世必
生兜率晚歲風痺遂專志西方祈生安養畫西方變
相一軸為之願曰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

苦願如我身病苦者同生無量壽佛所一夕念佛坐榻上倏然而逝 唐

韋文晉位觀察使建西方道場念佛發願一日正念佛中忽面西加趺而化異香滿室 唐

張抗仕石晉為翰林學士課大悲咒十萬徧願生西方一日寢疾唯念佛號忽謂家人曰西方淨土秖在堂屋西邊阿彌陀佛坐蓮華上見翁兒在蓮華池金沙地上禮拜嬉戲良久念佛而化翁兒抗之孫也

鍾離瑾會稽人位至少師夙事母任夫人夫人精修淨業年九十八起居如常忽戒瑾曰人人有个彌陀柰何拋去念念無非極樂不解歸來翌日吾將行矣

及晨起焚香誦佛過於常課合掌而化瑾日課利益二十事後宰吉水置一妾從其女嫁審之則舊令之女報所親綫納采擬先遣前令女所親復書曰公安得獨為高誼予有猶子請平分奩具俾同親迎公從之忽夢舊令來謝曰賤息荷收錄已告之上帝當十世有土然公更一紀應生淨土尋為浙西憲與慈雲懺主論往生指要清修彌篤自夫人有栴檀佛像常頂戴行道公繼其志像眉間忽迸出舍利數粒未幾知開封府忽夜半起謂家人曰夫人報我往生之期至矣即加趺而逝前一日舉家夢公乘青蓮華座仙樂異香海衆迎之西去計其年正一紀 宋

鍾離景融少師第七子官朝請大夫常誦觀經念佛不輟挂冠棄仕結茅儀眞東園側嘗曰識得彌陀彌陀彌陀不識彌陀柰何柰何不識彌陀彌陀更在西方外識得彌陀彌陀祇在自巳家一夕命僧妙應誦普賢行願品炷香敬聽畢兩手作印而化自任氏少師大夫三世得生淨土曾孫松居于發乾道中奉祠呉郡與寶積實師東平呂泊等結社念佛無所疾忽端坐西向合掌而化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官尚書主客徧歴禪林參尋知識晩年晝西方佛像隨行觀念舍壽之日感佛來迎端坐而化

馬兒官侍郎守杭請靈山學淨土業慈雲爲撰淨土行願法門淨土往生略傳臨終念佛而逝子玗朝奉又依十疑論用心在官閲教藏誦經念佛皆有常課忽一日易衣念佛端坐而化有氣如青蓋出戸騰空西去凡建時現瑞光玗之子亦遡官宣義毎習十六觀歴三十年忽見三聖來迎結印而化頂熱有異香玗之妻王氏修十念法持破地獄眞言嘗夢地獄主者謝以持偈呪之賜後因寢疾念佛而亡親戚侍妾咸夢王氏言得生淨土

胡闓官宣義侍郎胡則之子晩年致仕笑傲西湖與清照律師相善一日有疾問律師曰一稱佛名能滅

八十億劫生死重罪何也師曰佛大威德衆生一稱
其名罪若自消如薪日正中霜露何有闍大感悟下
心念佛請僧爲之助一日律師至闍曰荷二大士降
臨臨甚久師爲懺悔教頌忽厲聲念佛安坐而化
葛繁澄江人少登科第官至朝散凡官居私舍必飾
淨室安設佛像每入室禮誦舍利從空而下常勸道
俗同修淨業甘服其化有僧定中遊淨土見葛與王
古侍郎同遊寶池行樹之間能開繁無疑云化
王古儀真人官禮部侍郎與晦堂[illegible]作
直指淨土決疑集楊傑爲序又嘗編往生淨土傳皆
行於世平時志在往生西方臨終無所苦忽滿室光
明端坐而化有夢古乘蓮華西去者
江公望釣臺人官司諫少年登科疏食清修述菩提
文念佛方便文以勸道俗有子蚤亡託夢母氏曰欲
稟大人乞就天寧寺看寶積經無得生善處大人修
行功業已成冥府有金字牌云嚴州江公望身居言
責志慕苦空躬專熏修心無變染動靜不忘於佛法
言談罔失於宗風名預脫於幽關身必歸於淨土宣
和末知廣德軍一旦無疾面西端坐而化
王衷居錢唐孤山即林和靖之故迹隱居自適政和
間舉隱逸朝廷旌以處士後官至朝散大夫潛心淨
業有大感悟日誦弥陀經七遍佛號萬聲十九年未

掌間絶一日無疾沐浴面西加趺而化

張迪居錢唐官助教從圓淨律師授菩薩戒洛問淨業法門然臂香以爲誓每念佛揚聲勇猛至失音猶不已一日謂圓淨曰弟子近於靜室見白色頻伽舞于前又觀想中見嬰孩緑髮合掌問訊後三年念佛西望而化

賈純仁雪川人官至郢倅潛心淨業長齋念佛因微疾西向宴坐而逝頂上白光圓相異香滿室

楚洪鉎常熟人仕至縣令嘗有志淨業念慶僧授紙百幅幾破爲二八字以問東靈照師師曰二八十六也豈十六觀經之謂乎適一僧以經與之忽不見自是誦經念佛取名爲往生以見志因邑中破山道生師造丈六彌陀像汝能施財百萬爲之妝飾設齋慶懺殿前池中生雙頭白蓮一柔其華百葉當年冬汝[illegible]無疾而終未幾道生亦亡

馮檝遂寧人號不動居士由太學登第初訪道禪林晩年專崇淨業作西方禮文彌陀懺儀歸鄉郡作淨土會感香爐中白光亘天舍利應現靖康兵厄名山藏經多煨燼積奉資造大藏經四十八藏小藏四大部者亦四十八藏造栴檀彌陀像九品化生隨身奉供又以給事中出帥瀘南率道俗作繫念會及鎮長沙於廳事設高座若僧衣登座誦官吏横柱杖於腋

上而化

吳秉信四明人築菴城南禪坐製一棺夜卧其中至五更令童子擊棺而歌曰吳信叟歸去來三界無家不可住西方淨土有蓮胎歸去來聞唱即起禪誦檜相亡召為禮部侍郎後被召至曹山驛令家人靜聽空中聞天樂之聲即曰清淨界中失念來此金臺既至吾當有行言訖而逝

錢象祖天台居號止菴守金陵日問道於[illegible][illegible]全無用尤以淨土眞修為念嘗於鄉州建接待十處皆以淨土極樂等名之創止菴高僧寮為延僧談道之所自左相辭歸益進淨業嘉定四年二月微疾書偈曰菡萏香從佛國來流離地上絕纖埃我心清淨超於彼今日遂知一朵開後三日僧有問疾者公曰我不貪生不怖死不生天不為人唯求生淨土耳言訖加趺而逝時天鼓震響異香芬郁未終之前子姪郡人同觀空中有云錢丞相當生西方蓮宮為慈濟菩薩

王仲回無為人官司士參軍因楊傑為說淨土之法念佛甚進未亡前七日預別故舊端坐而化時傑守丹陽夢仲回來謝云向蒙指示今得往生再拜而去已而訃至

庾詵新野人蔬食布衣不事產業少與梁武帝善詔為黃門侍郎不赴宅內立道場六時禮懺誦法華經

忽後夜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詫為上行先生援香而去後寢病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挈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土詔諡貞節處士

王日休龍舒人為國學進士著六經訓傳數十萬言一旦捨之曰是皆業習非究竟法吾其為西方之歸即布衣蔬食惟佛是念日課千拜夜分乃寢作為淨土文十卷簡易明白覽者無不信服一夕厲聲念佛久之忽曰佛來接我也屹然立化邦人夢二青童引之西去

房翥暴亡入冥府王曰據善簿君曾勸一老人念佛彼已得生淨土君乘此福亦合得生翥曰尚欲誦金剛經萬卷既而放還後卒償其願葬終異相不違先報

孫抃武林人號無諍居士（母龔氏別有傳）幼學易因曰易所以窮理盡性何必區區為進取計掩關晦迹居絕俗務沙門守寧與之交謂曰白樂天以儒修身以釋治性君聞之乎抃深契僧語日閱華嚴金剛彌陀經嘗夢至蓮池與清照亭律師同立其側又夢一人持書金字梵體讀之不解人曰請十三日齋耳十二月十三日忽得疾請妙光律師欲為祈禱抃曰生死已定何必禱之乃與開導往生淨土之旨即加趺作印西

向坐化翌日倩照至爲入龕歸菴三日亦坐亡應同
立蓮池之讖
王闐四明慈溪人號無功叟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
無不洞達恭淨土自信錄以明三身四土之旨晩年
專心念佛西向加趺而化異香滿室焚龕獲舍利如
菽者百八粒
孫忠四明人蔬食持戒蚤慕西方於郡城東築菴鑿
二池種白蓮臨池建閣月集道俗念佛期以三日後
於病中請道俗百人繫念忽仰視虛空合掌問訊手
結雙印怡然而化闔城皆聞天樂異香漸向西沒二
子翔經念佛坐化嘗因念佛見佛身現空中即白佛

言惟願我佛少駐使我二子同獲瞻禮即走呼二
子歸佛爲駐立良久後人因名其地曰駐佛巷又有事迹見久法華傳
谷定國號省齋爲州學諭常念佛讀淨土諸經結西
歸社以勸人嘉泰初於小江慧光建淨土院結石塔
於池心爲鄉民火焚藏骨之所印施念佛圖月三八
集僧俗就淨土院諷觀經念佛以爲常嘉定四年夢
青童告曰佛令召君三日當生彼國至日沐浴更衣
端坐念佛而化
樓汾內明畫錦名門也因兄實洲究明佛理每與沙
門談道汾必從旁樂聽年二十二忽得疾乃一志西

歸謂父母曰但得生淨土見佛此道最高仍令請僧
說法開導諷觀經設像燈對臥赤喜曰眞我師也復
請僧念佛千聲即曰吾已身在西方乃瞑目面西念
佛而化

往生士庶傳

朱滿隋時相州人念佛以小豆記數滿三十石設齋
慶讚佛二大士化作三僧至會乞食滿曰弟子願生
西方師來赴食深副本心事畢即見天華異香乘空
而行未久滿遂面西坐化

京兆浩象東平人杜門靜坐專誦無量壽經觀中沈紅
蓮於玉沼初未見佛乃即華上傾心致敬遂睇佛之
金容光耀遠映一夕見衆菩薩來迎奄忽而化

并州汾陽老人於法忍山借房止宿念佛忽大光徧
照人見其登蓮臺而去

鄭牧卿榮陽人舉家念佛唐開元中病篤有勸進魚
肉者確乎不許手執香鑪求願往生忽異香蔚充奄
然長逝蘭尚書燕頻夢寶池蓮開牧卿坐其上

張元祥長安人常念佛不輟一日催家人云西方聖
人待我齋畢同往淨土及事訖果索香火加趺面西
而化

李知遙長安人率衆為五會念佛唐大曆中法照師於衡州開五會念佛今李知遙為五會應是師法於法照五會者當是五日為一會也忽出堂向空頂禮

空中有聲云報汝李知遥功成果自招引君生淨土同汝上金橋即懿琳端坐而化天香郁然

元子平依京口觀音寺念佛誦經忽聞空中音樂即西向坐化異香數日不絶

左伸天台人從神照授菩薩戒刻三聖像誦法華三千四百部金剛二萬遍後臥疾命男沙門淨圓唱法華首題增受菩薩戒夢三偉人立江皐召伸登舟復請僧誦彌陀經遽曰我已見佛光即端坐作印而逝

沱嚴家武林讀法華經念彌陀佛常日不廢忽見普賢菩薩來報當生淨土越一夕佛菩薩來迎家人聞其謙謝云嚴是何人實為難當就座合掌而化

沈銓家錢唐同妻施氏專心淨土請照律師依觀經繪九品往生圖印施般若經供佛飯僧徑山天寧五刹皆建大殿像平時諸善悉用回向銓及施氏前後命終皆感化佛持錫接引西去

孫良家錢唐隱居閱大藏尤得華嚴之旨嘗依大智律師受菩薩戒日課佛萬聲二十年不輟忽語家人令請僧念佛又助往生方半日望空合掌云世尊菩薩已荷降臨即退坐而化

姚約家雲川仙潭潛心內典有僧來謁必邀居東道詎不當以俗先僧也覺悔友師勸是人結淨業社約賓主其事忽告友曰久厭浮生不自西去師可助我

繫念友遂見與持誦一日就座而化既而夢於友曰約已往生師之力也友曰欲從公遊可乎約曰師世壽未盡寺中景懿行當先至閏月果終懿蓋同社友也

梅福松江人誦經持戒繫念淨土臨終預知即絕食飲水念勢至菩薩至七日澡浴更衣端坐告衆曰勢至菩薩今來迎我即座化去

胡昌家雲川平時多作佛事忽夢佛呼曰汝可造蓮池我當乃往明因建彌陀閣以協此夢臨終之夕忽云佛放光照我言訖而化

唐世良會稽人持戒茹素念佛禮拜年老疾病猶不就枕誦彌陀經十萬過謂家人云佛來接我言訖作禮即便坐逝欲別利行人時在道味山夜夢西方異光播華天樂空中聲云唐世良已歸淨土

陸儁錢唐人為州都掾中年厭世念佛率衆結法華華嚴二社各百許人其法各人在家誦經一卷月終就寺讀誦終日而散如是二十年遂成大會掌手書法華華嚴楞嚴圓覺金剛金光明等經晚年子孫彫落更無餘累忽一日易衣端坐念佛而化

李彥通家會稽為鍛師因開元繫念往預其會忽悟世無常歸心淨業一朝得疾遽云我遊行淨土見二門扃鑰甚固遶巡之際見利行人開門引入見蓮池

樓閣佛菩薩衆遂請晞經道果二行人至臥榻前說
法葉導擧家念佛西向坐逝
陸後家錢唐少事公門久之棄去以淨土爲業預西
湖繫念會每對佛懺悔必至垂淚道友相見說淨業
因緣纔十餘句便悲咽感歎惟恐此生之不度三昧
之不成往生之未諧我佛之未見也臨終得病請圓
淨律師說淨土法門諷觀經至上品淨促之曰此時
好去後曰衆聖未齊且待少時即起就竹林面西端
坐頃刻化去
潙琅上虞人少事遊獵有巨蛇爲鄉民害琅持梁往
從之見蛇在巖下與黃特相持琅推巨石壓之蛇竟

死後每思之慮蛇爲怨對乃求佛解釋投志西方修
懺念佛如是十載一夕請同修社人相助諷彌陀經
念佛號次誦普賢懺罪偈願往生偈即端坐合掌而
終
潭州黃打鐵每用工時常念佛不絕一日無病託鄰
人書偈云日夜丁丁當當久鍊成鋼太平將近我往
西方即座而化
計公四明桃源鐵工也年將七十兩目喪明里中名
學諭以擘窠圖印施勸人念佛計公初受一圖念滿
三十六萬聲念至四圖兩目瞭然如是三載念滿十
七圖一日念佛忽氣絶半日復甦曰我見佛菩薩令

分六圖與谷學諭是勸導之首分一圖與李二公此是俵圖之人。囑其子往謝學諭言訖沐浴西向坐逝

徐六公嘉興農夫也翁婆疏食設像繫念。如是四十年夢遊淨土預作一龕臨行之日易布衣草屩入龕端坐頃之即曰佛來迎我泊然而化

沈三郎家臨安商賈爲業晩年回心念佛一日病請僧講彌陀經設尊像日夕西顧忽易衣而終須臾縮縢欲起坐二子以易龕爲難曳脛令直經半日欲斂忽舉手出帛披巾儼然而坐擧家驚避二子急前扶頭恐其子曳脛以肘節椎之子曰助父坐脫耳茶毗有白鶴二十九隻飛翔雲表久之西去

往生女倫傳

隋文帝皇后心敬大乘常持佛號臨終之夕異香滿宮時尼大明與后最愛每念佛時先著淨衣口含沈香忽聚開沈香氣滿室異常頃之有光明如雲來迎向西而去

荆王夫人王氏元祐中專西方甚精恪獨一妾懈惰夫人將逐之其妾悲悔極加精進一夕異香徧室無疾而終夫人忽夢妾起居敘謝因夫人訓責今獲往生夫人曰西方可往不妾曰但隨妾行夫人隨之見二池皆白蓮華或榮或悴妾曰此皆世間發心修西方人也人間纔發一念池中即生一華隨其勤墮榮

梓各異中有一華朝服而坐其衣飄揚隨風消散即
見寶冠瓔珞莊嚴其身妾曰此楊傑也又有一華朝
服坐上其華稍悴曰此馬玗也復前導數里遥望金
壇光明交徹妾曰此夫人化生處上品上生也徐訪
楊傑則已亡馬玗則無恙後夫人於生日爇鑪焚香
望觀音閣佇立而化荊王楫徽宗之子

吳氏縣君都官呂宏妻宏因異僧勸發妙悟佛理吳
氏閲金剛經頌亦契空寂夫婦齋戒四十年吳氏忽
見巨迹三雙皆金蓮華數日又見其膝又數日見其
身數日見其面目即佛菩薩三聖人也及見殿閣
界清淨男子人問彼佛如何説法曰我得眼通未

天耳加是三年一夕微恙白言吾將西歸言訖而逝
寧事觀音列瓶缶數十以水滿中手持楊枝誦呪必
見觀音放光灌諸器中病者飲之必愈世因號觀音
縣君

蔡氏縣君居武林早年孀居持經念佛毋且禮像垂
二十年忽見金蓮華現空中遂索平時修行課目焚
而懷之安坐而逝

馮氏少師珣之女承宣使陳思恭之妻少多病從慈
受深禪師受教持齋誦佛逾十年益精進謂族黨曰
清淨界中失念至此支那緣盡行即西歸一夕語侍
者曰吾神遊淨土獲禮三聖夫聞其語即相陪念佛

右脇安臥而逝三日之間妙香芬馥

陸氏宜人家錢唐朝請王璵妻常誦法華晩年尤篤淨土禮懺二會念佛萬聲凡三十載因微疾忽聞天鼓自鳴人方將驚異即面西端坐而化兩手結印績淨土傳陸師壽著即其姪也

朱氏如一欽成朱右之姪歸于四明薛君繡法華經一部十年而成至化城喩品針鋒綴舍利如粟連獲數十粒一字一拜禮法華若三於經首題別致八萬四千拜誦法華經三月而遍刻擘窠圖勸人念佛滿十萬聲於化二十萬人獨朱氏且夜誦之不可以數紀熙四年爲寶幢藏繡經迎歸南湖飯千僧爲慶讃

年微疾請僧念佛忽起加趺薛君曰吾家無是法於是右脇吉祥而化家人夢乘采雲向西而去

樓氏慧靖四明揚帥樓璹之孫適寺簿周元卿掌捄隊傳燈發明見地尤以淨業爲眞修晩年被疾忽見蓮臺紫色化佛無數與香滿室以語家人亟令念佛頃刻而化

周氏妙聰周元卿之女每感母氏華臺往生之識常誦經念佛願生安養病中請僧行懺自見其身著新淨衣在樓閣上作禮念佛謂家人曰汝輩當勤修淨業吾當於淨土待汝即右脇吉祥向西而亡

秦氏淨堅家松江厭惡女身與夫各處精持齋戒閲

華嚴經法華光明般若無虛日晨昏修彌陀懺日禮
佛千拜久之有光明入室中面西念佛安坐而化

鄭氏淨安家錢唐念佛誦經日無虛度後得疾禱之
于佛聞空中聲云汝行有期無得自怠又見佛身金
色即奮身起面西端坐令男僧義修諷阿彌陀經倏
然而化其女夢母報曰吾已得生淨土可謝修師令
知

于佛子秦氏淨樂家錢唐其夫姓于賣魚為業有男
販私商嘗遭官事秦氏愁苦幾欲沈身于江遇淨住
寺照師勸之曰有此煩惱宿世怨家枉自沈江不如
念佛秦氏醒然回心即燼一指誓長齋三白念佛十
年不怠見一切人皆稱佛子一日請戒行人誦華嚴經
每一觀誦佛千聲至像觀忽焉而化

四明黃氏早喪夫歸父舍修淨業臨終稱佛結印獲
地徐行儼然立化家人篩灰於地以驗生處見蓮華
一朶生於灰中

錢唐袁氏因往靈芝受菩薩戒即斷葷酒進修淨業
一家皆服其化二十年不渝初志一日病中請因淨
律師說法忽見佛菩薩衆現前端坐而化

錢唐陳氏媼從靈芝受菩薩戒專心念佛日課千拜
常有舍利散經案上臨終見化佛來迎顧旁人語未
及半已凝然不動矣

武林王氏常誦法華念佛求度一旦見菩薩大身住
立空中遂連聲稱菩薩高大菩薩高大又云恐女人
足穢難升華臺語畢而化
四明孫氏寡居齋戒禮誦念佛三十年不懈手製衣
衾鞋襪施僧不記其數一日微恙見異人立牀前曰
宜勤精進又夢入僧遶行懺室身挂縵衣隨僧行道
遂沐浴淨衣請僧行懺於大衆前端坐誦經至一心
不亂左手結印奄然而化遠近皆聞空中奏樂
上虞胡長婆李氏夫喪後日夜高聲誦彌陀經凡十
餘年一旦有僧獲以緋蓋告之曰汝今月十五日夜
予非去問師何人答曰我是汝念者婆遂會別諸親

至時果有異香光明即端坐而逝七日火化齒如雪
玉舌如紅蓮睛如蒲萄皆精堅不壞舍利不可以數
次日焚處生一華如白罌粟然
安吉王氏女日誦彌陀觀音金剛諸經念佛求度母
病亡既斂惡血流滴女發誓曰昔我孝心眞實願臭
氣不生言訖流血即止以舌舐徧處絶無穢氣父娶
後室與同修淨業女得疾請僧説淨土觀法忽索衣
吉祥而臥手攬觀音手中旛寂然不動繼母爇灰於
室以驗受生見灰中印出蓮華數朶
錢唐盛氏日課觀經誦佛不輟一日病中浴畢面西
問家人云聞磬聲乎淨土衆聖且至已而合掌喜躍

曰佛菩薩已至觀音手執金臺如來接我登座即奄
然而化

錢唐沈氏念佛十餘年日加精進命工畫八尺彌陀
像病中安設牀前欣然曰我何多幸即請僧念佛相
助忽曰見一僧長大援我金座遂奔座前方執錦褥
角其座即行恐有障緣望衆更爲念佛衆皆勇猛厲
聲良久復云念佛功德已登金臺此去不回矣即瞑
目而逝

長安姚婆因范行婆勸念佛臨終見佛菩薩來迎婆
語未與范婆相別請暫駐少時須臾范至佛尚住空
中具言所見勝異執手而化

汾陽約山翁婆每日嗟歎世間無常無一可樂唯
必請僧二員永夜念佛翌旦設齋婆手自營辦臨終
之夕咸見佛光入室寶蓋覆於庭上婆忽遷化

汾陽裴氏女專心念佛以小豆爲數積滿十三石報
盡之日索火燒香口云佛以華臺與我今當往生

汾陽溫靜文妻病在牀上夫勸令念佛二年不絕聲
謂夫曰我已見淨土佛菩薩後月當去至期見金蓮
華如日輪

醴泉孟氏女久纏重病沙門勸令念佛三年謂夫曰
可急報諸親令來相送暨畢集女焚香與衆念佛見
空中執錫沙門曰汝當往生已而佛菩薩至擲華排

空忽然遷化

汾陽梁氏女兩目俱盲遇沙門勸令念佛越三年雙目開明後忽見佛菩薩旛蓋來迎即日命終

念佛道者陳氏禎禪師之母師住廣平普會迎侍方丈東室翦髮爲出家相朝夕念佛四衆稱爲道者後病中集緇素鳴磬念佛兩日忽合掌瞻像泊然而化朔日頂溫面色鮮白師前一日夢母謂曰我見尼師千餘來相召師應之曰此往生之祥言已坐滅面色變白至是果然

吳興陳氏受持齋戒誦法華五千部金剛彌陀諸經各一藏念佛滿三十年一日不食家人問欲何所須答云欲求見佛言訖右脇而化

會稽胡氏淨安禮阿彌陀佛八萬四千相好者四會偶微疾見佛來迎安座而逝路人聞空中樂聲隱隱西去

錢唐孫氏女常念佛持咒因病請清照律師至謂曰久病厭世願求往生師爲談淨土因緣大喜至夜夢師持藥一盞服之流汗身心輕安三日後語侍人曰迦葉尊者來此好金蓮華座即側臥而化

仁和郭氏妙圓長齋念佛誦法華彌陀經及二懺常觀落日對想西方忽空中告云郭妙圓決生淨土清照寺律師即其兄輩往寺中建繫念會作百僧齋

莊嚴淨土臨終之際請寺師說法求佛接引即時端坐凝然不動

周行婆家太平州晚年念佛專注一夕亙跪念佛泊然而化鄰人見數僧自婆家出引婆騰空而去

錢唐龔氏晝夜念佛誦彌陀經得疾請寺律師指示西歸講說未終端坐而化老妾于氏亦念佛不輟一夕夢龔氏告曰我已得生矣汝後七日亦當往生至期果逝

嘉禾鍾婆日誦彌陀經十卷餘時念佛二十年爲常課一日語其子曰見大白蓮華無數一婦人端正[illegible]衣立我前又衆僧在此何以供養子云不見遂無語端坐聳身而化

潮山黃婆持金剛法華專心念佛暑中忽得痢疾但飲水不食鄰菴沙門等修常建念佛會婆病中欲請修修夢婆來謂曰將往西方修未以爲異越二日婆西向念佛十聲端坐而化遠近皆見紅霞覆婆之屋

雲川朱氏念佛三十年每讀金剛經以爲聖賢在此不敢踞坐後忽不食四十日唯飲水念佛先夢三僧入室各執蓮華謂曰我先爲汝種此蓮華汝卻歸來既覺喜悅乃請僧殷念佛爲助即就座而化

四明淨心女不知姓刺血自畫佛菩薩三聖像於羅木板凡一千片普散與人上有正信女淨心頌云願

所修淨業速獲成就不入母胎化生蓮沼後不知所終

嘉禾周氏適庶民孫氏同翁婆常時念佛感室中佛像有光如鏡或現鮮華或現佛菩薩像三時必聞天樂或空中誦經聲

常熟陶氏寡居常持普門品夢白衣人授以蓮華令食之又夢梵僧授以彌陀經覺即能誦不假師授一夕燈既光明有彌陀像立經函上每誦經時必於卷上迸出舍利積以成合（已上三人生前勝相若此臨終必得往生治不能委知耳）

項氏妙智同明鄞人寡居二女悉令爲尼同居褐氏恭老人唯勸念佛晩歲遇疾謂女尼曰吾有尼僧相待西歸乃請人念佛忽曰我欲坐化錯無作棺也女曰佛用金棺無嫌也母竟諷上品觀轉身而西兩手作印微笑而逝（紹定六年）

沈氏妙智四明慈溪居自幼斷食念佛長歸章氏未幾中廢施米贖被以濟飢寒常誦彌陀經爲日課一夕微病念佛尤力忽見佛菩薩居士長者擁立目前燈北千點累累然狀如虹橋即日右脇吉祥凝然不動（端平二年）

往生惡輩傳

長安京姓本爲屠因善導和上勸人念佛滿城斷肉京嫉之持刀入寺與殺害意導指示西方現淨土出

即回心發願上高樹念佛墮樹而終衆見化佛引天
童子從其頂門而出（天童即其讖也）
長安張鍾馗殺雞為業命終見緋衣人驅群雞至階
言啄啄即四面上啄兩目血流痛不堪忍有沙門弘
道見之為設像勸令念佛忽覺香氣滿室群雞散去
即端坐化去
長安張善和殺牛為業臨終見牛數十來云汝殺我
善和告妻急請僧即為說觀經若有衆生作不善業
應墮惡道善友告令至心具足十念稱南無阿彌陀
佛除八十億劫生死之罪即得往生極樂世界善和
大叫云便入地獄也即以左手擎火右手捻香轉身

向西厲聲念佛未足十念即云佛來也已與我寶座
言訖而終
金奭家貧織葦網魚因天華寺利行人結生蓮社衆
勸念佛頓棄前業日持佛萬聲久之告家人云我已
見佛菩薩至門已見金蓮華來迎我矣即坐竹牀結
印而化遠近皆聞異香
吳瓊家仁和先為僧因家務還俗兩娶生二子屠酤
庖膾無所不為遇造食殺雞鴨以手提起唱云阿彌
陀佛子好脫此身去每切肉時口常念佛及教村人
念經修懺忽眼上生瘤如雞子大常切憂怖乃造草
菴獨居日夜繫念依普賢行法發露懺悔一日無病

往諸家言別來日去也次日請道友念佛相助將衣衫換酒飲訖大叫云佛來也即便命終

往生禽魚傳

裴氏鸚鵡　虔成都尹韋皐記曰人有獻鸚鵡者河東裴氏謂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及午後非時終夕不食或教以持佛名號亦首奮翼若承聽作清晨永夜發和雅音阿彌陀佛聲聲相續一日有憔悴容訓養者恐鸚而告之曰將去此而西歸乎每一擊磬一稱佛十擊而十念成斂翼委足撿然而絶案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慧者沒有舍利遂命火焚之得舍利十餘粒貞元十九年九月記

長沙鸜鵒　元祐間長沙郡人養一鸜鵒俗呼八八兒者偶見僧念阿彌陀佛即隨口稱念且暮不絶因以與僧久之鳥亡僧具棺以葬之俄口中生蓮花一枝人爲頌曰有一靈禽八八兒解隨僧口念阿彌死埋平地蓮花發我輩爲人豈不知

天台鸜鵒　黃巖正等寺觀師畜一鸜鵒常隨人念佛後則常念阿彌陀佛不待教道一日立死籠中乃穴土以葬之舌端生紫色蓮花大智律師爲頌之有立亡籠閉渾閑事化紫蓮花也大奇之句

劉成魚　唐天寶中當塗漁人劉成李暉載魚往丹楊

泊舟浦中。李他往。劉遽見船上大魚振鬣揺首稱阿彌陀佛。劉驚奔于岸。俄聞萬魚俱跳躍念佛。聲動天地。劉大恐。盡投魚于江。李至不信。劉即用己財償之。明日於荻中得錢萬五千(十五貫也)題云還汝魚直。

往生續遺

慧海。隋大業時居江都安樂寺。專心淨業。得齊州道詮所遺無量壽佛像。殷勤禮懺。像忽放光。自是懇求往生愈切。一日面西趺坐。念佛而化

馬子雲。唐時舉孝廉。為涇縣尉。押租綱赴京。遇風船溺。被繫。乃專心念佛。五年後遇赦。因入南陵山寺。持一食齋。忽謂人曰。吾、生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

業成。行當往生安養。明日沐浴新衣。端坐合掌。異香滿室。聞曰。佛來迎我。言畢而沒(紀聞)

于昶。唐天后朝。任并州録事。晝決曹務。夜判冥司。每知災咎。陰為之備。都不形言。凡六年。丁母艱。持金剛經。更不復為冥吏。至八十四將終。忽聞奇香。遂謂左右曰。有聖人迎我往西方。即念佛而沒(報應記)

魏世子。宋時梁郡人。奉佛精進。唯婦不信。女病死。七日再省。即升高座。誦無量壽經。下座。啓父言。兒去便往無量壽國。兒及父兄。池中已有芙蓉大華。當生其中。唯母獨無。不勝此悲。故歸啓報。語竟復絕。母自是亦信法教(冥祥記)

葛濟之句容人。稚川之孫。故世事神仙。妻紀氏亦誠
佛法。旦夜不替。方織之次。見雲日開明。投梭仰望。見
西方如來眞形。播蓋映天。心獨喜曰。經說無量壽佛。
今得瞻見。便頭面作禮。及引濟之同瞻。尚見半身。從
西隱没。厥後夫婦念佛。相繼而化（其祥記）
釋文慧。居嘉禾青龍。詩律高古。與北峯印公爲友。北
峯亦好吟。慧痛筆責之曰。吾兄大法柱石。何必爲此。
北峯感之。遂折節爲學。卒爲門人。慧專志淨業。至老
益厲。臨終聞空聲云。中品中生。
釋慧明。號晦菴。學于慧光僧録。晚依菁山常照寺。與
至叶修淨業。日課法華楞嚴圓覺。持彌陀聖號。以萬
數。慶元己未春示疾。謂弟子曰。吾學大乘。求生淨土。
今遂願矣。乃累足坐逝。獲聞天樂西來。裵回頂上。荼
毗之餘。五色舍利。不可以計。
釋智廉。居上虞化度寺。初徧參宗門。晚節一意西方。
慶元改元秋八月。晝偈別衆曰。我夢中見阿彌陀佛
大衆圍遶而說法云。諸上善人。當須專修淨業。來生
我國。說已即隱。我既見相。往生必矣。即回身西向作
禮。坐逝
李秉紹興中官也。領御藥院。初學禪。于淨慈耀自得
有省。發晩閱龍舒淨土文。日課佛號。與其子閤長元
美殿長林師文等數十人。結淨業會于傳法寺。久之

感疾忽見彌陀佛以金圓光戴其首越七日又見金華滿房乃囑付親眷書偈端坐結印而終

閻邦榮池州人因僧勸修西方持決定往生咒每旦向西誦千徧或率衆同持如是二十年紹熙元年春偶聞異香連日不消家人夜夢二青衣侍立邦榮之側其子又夢彌陀放光徧照堂宇悉作金色數日面西趺坐誦佛忽起曰我去矣行數步舒手結印微笑立化

諸宗立教志第一

宋景定四明東湖沙門　志磐　撰

達磨禪宗

初祖達磨圓覺禪師　二祖慧可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大鑑禪師

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至矣哉斯吾宗觀心之妙旨也謂之教外別傳者豈果外此爲教哉誠由此道必心爲宗離言說相故強爲此方便之談耳不然何以出示楞伽令覽教照心邪何以言大乘入道藉教悟宗邪爲同此宗撰達磨禪宗志（覽教照心見本志藉教悟宗見達磨入道四行）

初祖菩提達磨南天竺香至王子出家之後遇二十

七祖般若多羅付以大法。謂曰吾滅後六十年當往震旦行化。多羅既亡，師演道國中。久之思震旦緣熟，即至海濱寄載商舟，以梁大通元年達南海（舊云普通八年）。番禺蕭 漢廣州刺史蕭昂表聞，詔入見。上問曰朕造寺寫經度僧有何功德。師曰人天小果耳。上曰何謂大乘功德。師曰淨智妙明，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於世求。上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曰廓然無聖。上曰對朕者誰。師曰不識。上不契。師遂渡江。上後以問誌公。公曰陛下還識此人不。上曰不識。公曰此是觀音大士[illegible]佛心印。上欲遣使召之。公曰闔國人去，他亦不回[illegible]（云誌公已化去十餘年，達磨方至。師既入魏止嵩山何云同時。予極要知大綱而已）

少林寺，終日壁觀（魏孝明武 泰元年也）。帝聞師異迹，三詔不至，就賜摩納袈裟金鉢銀水瓶。師面壁九年，將示滅，命其徒曰時將至矣，盍各言所得乎。道副曰不執文字，非離文字，而為道用。師曰汝得吾皮。尼總持曰我今所解，如慶喜見阿閦佛國，一見更不再見。師曰汝得吾肉。道育曰四大本空，五陰非有，無一法可得。師曰汝得吾骨。慧可禮三拜，依位而立。師曰汝得吾髓。復顧謂可曰世尊以正法眼藏付囑大迦葉，展轉傳授以至於吾。吾今付汝，汝當護持，并授袈裟以為法信。曰後二百年衣止不傳，法周沙界。聽吾偈云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情，一華開五葉，結果自然成。又曰吾

楞伽經。是如來心地要門。可以惡心乃往禹門千聖寺端坐示滅。卽大統元年十月五日也。門人奉全身葬熊耳山定林寺。明年使者宋雲西域回。遇師手攜隻履翩翩獨邁。雲歸爲言。門人開壙視之。唯空棺隻履。師每以大乘入道理行二門。以誨學者。（二門見傳燈）唐代宗朝諡圓覺禪師。塔曰空觀。（嵩師辨祖書云。智炬撰寶林傳謬。隻履西歸。立雪斷臂。傳法偈讖。非語音。與僧傳不同。或者謂後人附託之辭）

二祖慧可（舊名神光）武牢姬氏。事達磨六年。一日問曰。諸佛法印可得聞否。磨曰。諸佛法印匪從人得。師曰。我心未安。乞師安心。磨曰。將心來與汝安。師曰。覓心了不可得。磨曰。與汝安心竟。師作種種說心說性。皆不契。一日忽悟曰。可以息諸緣矣。磨曰。莫成斷滅否。曰。無。磨曰。子作麼生。師曰。了了常知。磨曰。此諸佛所傳心體。更勿爲疑。滯大統二十一年。行化長安。講文之徒謂是魔語。輩遣賊斫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以火燒斫處。斷血。乞食如故。同學林公。共護經像。亦被斫臂。號叫通夕。師爲治裹乞食供林。林謂曰。餅食在前。何不自取。林怒曰。汝不知我無臂耶。師曰。我亦無臂。（後人謬傳爲斷臂求法）初達磨以楞伽四卷授之曰。仁者依行自可得度。師告弟子曰。此經四世後。轉成名相。一何可悲。師既傳法僧璨。謂曰。吾有宿累。今當償之。遂往鄴都行化。隋開皇十二年。於管城正救寺。談無上道。有和法

師先講涅槃經學徒稍稍引去聽法和不勝憤乃譏于邑令加以非法師怡然委順而終年一百七塔磁州滏陽縣唐德宗朝追謚大祖禪師

三祖僧璨初以白衣見二祖問曰弟子身纏風疾請師懺罪祖曰將罪來與汝懺師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宜依佛法僧師曰今見和上已知是僧未審何名佛法祖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其心亦然佛法無二祖大器之即為剃髮具戒已畢復告之曰達磨大師以正法眼藏密授於吾吾今付汝及以信衣汝當護持屬周武廢教往來司空山積十餘年隋開皇初居皖公山傳法道信優游江國大業二年復還舊山為衆說法合掌儼立而逝葬于山谷寺唐玄宗朝追謚鏡智禪師

四祖道信蘄州司馬氏初為沙彌遇三祖問曰願和上與解脫法門祖曰是誰縛汝曰無縛祖曰何為更求解脫師言下大悟既具戒三祖授以衣法武德中居破頭山正觀中太宗三詔令赴京師並以疾辭帝命使者曰若果不起即取其首使諭旨師引頭受刃使回以聞帝彌加敬重就賜珍繒以遂其志師已傳法弘忍永徽二年九月安坐而化塔于東山黃梅寺唐代宗朝追謚大醫禪師

五祖弘忍蘄州黃梅人母周氏（裁松道者託胎周氏之事已備載通塞志）
師爲童子於道上遇四祖問之曰子何姓答曰姓即
有不是常姓祖曰是何姓答曰是佛性祖曰汝無姓
邪答曰性空故無祖默識之即詣其母語令出家既
傳法嗣居東山咸亨中傳衣法與慧能後四年示寂
塔于東山代宗朝追謚大滿禪師

六祖慧能新州盧氏采薪養母嘗入市聞客誦金剛
經問從誰受曰黃梅忍大師云讀此可以見性成佛
能遂辭母至韶州與劉志略爲友志略姑爲尼常讀
涅槃師暫聽即說尼因問字師曰字即不識義則任
問尼曰字尚不識何能達義師曰諸佛解脫非關文

字尼異之號爲行者居人聽禮請住寶林咸亨中至
黃梅祖問何來答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曰唯求作
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曰人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異
之謂曰著槽廠去乃入碓坊抱石而舂經八月五祖
俾衆各述一偈若語意冥符則傳衣授法時衆七百
上座神秀乃於廊壁書偈云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
臺時時勤拂拭莫遣有塵埃師聞之曰美則美矣了
則未了至夜命童子寫偈壁間曰菩提本無樹明鏡
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假拂塵埃五祖知之夜令人
召師告之曰佛以正法眼藏展轉傳授吾今授汝并
以信衣昔達磨初至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

衣乃誦讖止於汝身勿復傳之師禮足持衣而出逼夕南邁時道明上座聞之即率人追至大庾嶺明先至師擲衣石上曰此衣表信豈當力爭明舉之不動乃曰我來求法非爲衣也師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个是明上座本來面目明當下大悟禮拜問曰上來密語密意外還更有意旨否師曰我今所說即非密若反照自己密在汝邊明禮謝而回儀鳳元年至南海遇印宗法師於法性寺暮夜風颺刹幡二僧對論一云幡動一云風動師云非風幡動心自動耳印宗異之請受禪要因出信衣令衆瞻禮印宗即爲剃髮請智光律師於本寺臨壇授滿分戒此壇

是宋求那跋摩所造壇記云後當有肉身菩薩來此受戒梁眞諦於壇側手植二菩提樹記云百二十年後有大士於此樹下說無上道師乃坐樹下大開東山法道宛如宿契明年歸韶州寶林（即曹溪也）神龍元年詔師入見師上表辭疾先天二年復歸新州國恩寺既而示寂弟子奉靈體反葬于曹溪師化韶陽秀化洛下南能北秀自此而分上元元年肅宗遣使請衣鉢入內供養永泰元年代宗夢師請衣鉢還山乃遣劉崇景頂戴而送憲宗朝諡大鑑禪師

述曰六祖之後爲二派一曰青原思思傳石頭遷其下爲曹洞雲門法眼一曰南岳讓讓傳馬祖其

下爲臨濟潙仰是爲五家宗派道一而已而言五其宗者由入世心病益多故治法屢爲之變一棒一喝一唱一和機用縱横殆不可以一律齊猶應病與藥之義汾陽作廣智歌明十五家宗風是蓋示後人以遍參之意可不知乎

賢首宗教 附李長者

初祖終南法順法師　二祖雲華智儼法師

三祖賢首法藏法師　四祖清涼澄觀法師

五祖圭峯宗密法師　長水子璿法師

慧因淨源法師　能仁義和法師

鐔菴之評謂法界觀別爲一緣謂五教無斷代分齊

然則莊教若觀從張盛文應無修證之道至若清涼之立頓頓浪言擬勝法華觀師判華嚴爲頓頓以天台州判別失如來意文謂華嚴只是華嚴法華也圭峯之釋修門未免浪談止觀窮師注法界觀修字云止觀熏習造鏡菴譏之云不知是何止觀若次第若到何位與斷何頓何理若一心者何位圓融修何位門融而證入自餘著述旁看尤多賢首說自立五教至起信論明觀法則云修之次第旋天台摩訶止觀清涼旣宗賢首及疏華嚴則引用天台性善性惡三觀三德一念三千之文然則教之與觀進退兩失從別其源撰賢首宗教志賢首華嚴疏起信鈔圭峯圓覺疏長水楞嚴疏所立義門亦各不同也

法師法順萬年杜氏十八出家師因聖僧道珍受學定法凡世間聾瘂過之者必能聞能語至於驅國圓蟲誡惡性馬德及異類並不可測唐太宗詔問朕苦

勞熟師之神力何以鋤除師曰聖德御宇微恙奚憂但頒大赦聖躬自安上從之疾遂瘳因錫號曰帝心師每遊歷郡國勸念阿彌陀佛著五悔文讚詠淨土路逢神樹鬼廟即焚毀之正觀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坐亡於南郊義善寺雙鳥入房異香留室塔內樊于樊川北原有弟子謁五臺並山麓見老人語曰文殊今在終南山杜順和上是也弟子趨歸師已長往至今關中以是日作文殊忌齋師著法界觀門一卷妄盡還源觀一卷尊弘華嚴以授雲華智儼儼授賢首法藏其教遂行

法師法藏其祖康居國（在蔥嶺北[illegible]）人來居長安藏年十六詣四明阿育王舍利塔鍊一指[illegible]嚴則天朝爲沙彌隸名宮禁通天元年詔於太原寺開華嚴宗旨感白光昱然自口而出須臾成蓋萬衆歡呼都講奏其事則天有旨命京城十大德爲授滿分戒賜號賢首戒師詔入大徧空寺佐實叉難陀譯華嚴經聖歷二年十月詔講於佛授記寺講堂京師地皆震動即日召對長生殿師乃指殿隅金師子謂大經理深事廣文博義幽非入理聖人孰以達其奧是以立見邊之喻曉無涯之法金况法界體師子喻法界用其中立爲五教一愚法聲聞教二大乘始教三大乘終教四大乘頓教五一乘圓教則天豁然領解乃

著其說為金師子章唐宗受內禪請師授菩薩大戒師龔衣糲食誦華嚴三十餘徧楞伽密嚴梵網經起信論等十部皆為義疏先天元年十一月終于大薦福寺贈鴻臚卿葬神和原師既亡弟子慧苑悉叛其說滅後百年而得澄觀

鎧菴曰愚法小乘不說轉小成行文無別圓被接及法華開顯則將畢世愚矣始終圓頓四教皆無斷伏修證分齊至說起信論觀法則云修之次第亦天台摩訶止觀豈非有教而無觀邪

法師澄觀會稽山陰人夏侯氏出家於應天寺誦法華經十四得度乾元中學律於棲霞澧師受南山行事於曇一受菩薩戒於常照傳關河三論於玄璧江表三論之盛始於此大歷初於瓦官傳涅槃起信論終南法界觀法藏還源記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十年從荊溪習止觀法華維摩等疏謁牛頭忠徑山欽洛陽無名咨決南宗禪法見慧雲明了北宗玄理此土儒墨竺乾梵書諸部異計四韋五明顯密儀軌莫不旁通博綜十一年巡禮五臺峨眉俱瞻瑞相還居京師大華嚴寺專行方等懺法仍誦華嚴大經造新疏二十軸德宗誕節召誦經內殿以妙法清涼帝心遂賜號清涼法師紫納方袍禮為教授和上敕禮部尚書李說備禮奉迎與罽賓般若三藏譯烏茶國

所進華嚴經帝親預譯場一日不至即差僧如比丘法詵欲云皇帝國事因緣如法衆事與欲清淨元和五年憲宗問華嚴法界宗旨豁然有得勅有司鑄金印加號大統清涼國師開成三年三月六日示寂壽一百二歲臘八十三葬終南石室塔曰妙覺師身長九尺四寸手垂過膝夜目發光晝仍不瞬才供二筆日記萬言盡形一食宿不離衣歷九朝為七帝門師荊溪與江淮四十僧禮觀五臺師領徒萬指出郊遠迎當時美其尊師之有禮師去賢首百餘年遙稟其旨所著疏記四百餘巻講華嚴至五十徧建無遮大齋十五會弘法弟子三十八人宰相裴休奉勅撰碑

法師宗密何氏果州人初得法於荷澤五世孫道圓傳圓覺於漢上得華嚴句義於病僧即為他講清涼語之曰毗盧華藏能隨我遊者其汝乎文對答其書云予之所解猶吾之心轉輪眞子誠所謂也（師所著圓覺序云講雖濫泰學且師安明沐猶吾之納諫當眞子之卯）著圓覺華嚴涅槃金剛起信唯識蘭盆法界觀行願品等疏鈔及修證科儀凡九十餘巻太和九年文宗詔問佛法大意賜紫方服號大德會昌元年正月六日坐亡于興福塔院諡定慧塔曰青蓮

義神智曰華嚴諸師不知衆生因理本具諸法祖說果上諸法相即而已若不談具何能相即故知

果上依正融通並由衆生理本者矣然則一家所
談法門一曰性體此當正因二曰性量此當了因
三曰性具此當縁因具即是假假即空中秪一法
性有茲三義會之彌分派之常合雖一一徧亦無
所在當知他宗談乎法性亦同今家性體性量以
彼皆云法性眞如與虛空等但闕第三性具之義

法師子璿嘉禾人初依洪敏師學楞嚴至動靜二相
了然不生有省聞瑯琊慧覺道重當世趨至其門値
其上堂即致問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覺
喝云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師俯伏流汗豁
然大悟覺謂之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厲志扶持以報
佛恩師如教辭去後住長水衆幾一千以賢首宗旨
述楞嚴經疏十卷行於世

法師淨源晉江楊氏受華嚴於五臺承遷（遷師住金子章）
學合論於橫海明覃還南聽長水楞嚴圓覺起信時
四方宿學推爲義龍因省親于泉請主清涼復遊吳
住報恩觀音杭守沈文通置賢首院於祥符以延之
復主青鎭密印寶閣華亭普照善住高麗僧統義天
航海問道申弟子禮初華嚴一宗疏鈔久矣散墜因
義天持至咨決逸而復得左丞蒲宗孟撫杭愍其苦
志奏以慧因易禪爲教義天還國以金書華嚴三譯
本一百八十卷（晉嚴觀二法師同譯六十卷唐實叉難陀譯八十卷唐烏荼進本澄觀法）

（師譯四十卷）以遺師爲主上祝壽師乃建大閣以奉安之時稱師爲中興教主（以此寺奉金書經故俗稱高麗寺）元祐三年十一月示寂塔舍利于寺西北

法師義和賜號圓澄乾道中住慧因遷平江能仁閲淨土傳録以華嚴部中未有顯揚念佛法門者乃著無盡燈以此經宗旨偏讚西方爲念佛往生之法（文見樂邦文類）

長者李通玄唐開元七年用新譯華嚴經造釋論四十卷其立論以十處十會盛談法界與藏師疏旨不同又以教主請主等十別對勝法華而不知法華是開權顯實之談不識華嚴是兼別說圓之典故多爲吾宗所斥（長者事及大畧見通塞志六卷）

慈恩宗教

初祖西天戒賢法師　　二祖三藏玄奘法師

三祖慈恩窺基法師

賢師三時之教立義疏闊豈足以收一代之經慈恩玄贊之作觀心觧闕豈足以通一實之典慈之者則曰此別爲一機也當天台之興南三北七爲之掃迹矣豈容慈恩崛起於四海求請之後是不得不議也撰慈恩宗教志

法師玄奘洛陽陳氏年十一誦通維摩法華時道基法師化行長安師負笈西遊從受阿毗曇婆沙雜心

論等基賛之曰予遊諸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此
武德中往京師講雜心論以不泥文相為世所服僕
射蕭瑀奏住大莊嚴寺正觀二年上表遊西竺上允
之扶葉西征遠逾葱嶺毒風切肌飛沙塞路過溪澗
懸絕則以繩為梁梯空而進及登雪山壁立千仞人
持四杙手足更互著崖孔中猿臂而過張騫甘延壽
所未至也過沙河逢惡鬼異類出沒前後師一心念
觀音及般若心經倏然退散稜山氷雪春夏不解徒
侶凍死者十之四入鐵門峯壁皆鐵即突厥關塞也
所歷百三十國凡如來所化之地泥洹堅固之林降
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塔那揭留影之山皆伸禮

敬獲寶像舍利貝葉七十五部背山方等之教鹿苑
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八異執之宗五部
殊途之致娑羅研究悉得其文雖七例八轉之音三
聲六釋之句無不盡其微妙既而祇羅國王賜青象
白馬以助馱載十九年正月歸長安留守房元齡備
幢旛鼓吹釋部威儀道俗數萬衆以寶輦迎師二月
至洛陽見上於儀鸞殿（帝行幸洛京）尉勞勤至問西域事
迹詔撰西域記山川風俗前史未聞詔就弘福寺與
沙門道宣靈潤等同翻譯二十年上新譯菩薩藏經
顯揚聖教論請上製聖教序二十二年進瑜伽地師
論上親覽歎曰佛教廣大猶瞻天瞰海莫極高深九

流典籍。若汀瀅方溟渤耳。世言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詔寫新譯經論。宣賜九道摠管。（時天下分為九道）展轉流布
詔於京師紫微殿西別創弘法院。延師居之。選名德
七人以自從。對上論道之餘。則與衆隨時翻譯。上令
翻老子為梵文。以遺西竺。師曰。佛老二教。其致大殊
安用佛言以通老義。且老子立義膚淺。五竺聞之。適
足見薄。遂止。永徽三年。表請創塔於慈恩寺。以奉藏
梵本。及兩朝御製聖教序。上許之。仍裒七宮亡人衣
財以助其費。顯慶元年。皇子生。神光滿室。上賜號
佛光王。越月。表請佛光王出家。詔落髮授歸戒。進金
字心經法衣鉢具。二年。帝幸洛陽。詔師陪駕。便道陳
詔改葬二親。敕供給葬具。四年。以玉華宮為寺。追
先帝詔師居之。譯大般若經。及四年。成六百卷。麟德
元年二月四日。告衆曰。幻泡之質。何得久停。令衆稱
彌勒願。與含識速奉慈顏。遂右脇累足。以手支頤。凝
然不動。帝哭之慟。廢朝五日。五。詔褒恤。用佛故事。以
金棺銀槨。葬于滻東。初卧病。明藏禪師問疾。見二長
人捧白蓮至前曰。師從無始損惱有情。因今小疾並
得消殄。師顧大衆合掌而聽。得非譯般若力。轉重罪
為輕受乎。初遊天竺。手摩門巡松曰。吾西求法。可枝
向西。吾若言歸。枝可東指。既往。枝果西。一日忽東指。
弟子曰。教主歸矣。因號摩頂松。師至天竺。遇龍樹宗

發從其學其徒令服藥求長生方可窮研宗旨師自念本欲求經返仙術不就有負宿願遂學法捨於戒賢傳唯識宗賢時年一百三歲豪文殊付託忍死以遲奘賢用三時教一有二空三不空不有起信論雖出馬鳴久而無傳師譯唐爲梵俾流布五天復聞要道師之功也

法師窺基代郡人金吾衛將軍尉遲敬宗之子母裴氏夢吞月而孕六歲聰慧過人項有玉枕指文如印宗成童便能著書初奘三藏得童子於西域聰悟絕倫掌攝諸敬宗宗呼基出拜奘使誦所著兵書數千言奘歎自童子基誦畢奘曰此古書也汝童子撰之六表一字宗大怒以基同已欲殺之奘就丐出家因念曩在天竺起歸與之與卜者謂曰師可東歸弟子生矣識既冥符舉以告宗宗曰此子悍暴豈堪受訓奘曰即君器度非將軍不生非貧道不識宗竟諾之基怫然曰得不斷欲葷血過中食聽此三事乃可爾奘念先以欲鉤牽遂矯許之正觀二十一年奉敕落髮時年十七住廣福寺稟受奘師瑜伽師地唯識宗旨撰述疏鈔及於百部時號百部論師東行博陵或請講法華造玄贊大疏十卷永淳元年十一月示滅於慈恩翻經院御製像讚敕諸寺圖形以祀祔葬于奘師之塋

義神智曰慈恩玄賛之釋法華也都無立行攝法
入心成觀等義專用唯識論定性滅種以通此經
茲乃徒援權文用誑實教然其談八識深密貫被
及轉識成智束智成身與夫造業受報等說厥功
為多

瑜伽密教

初祖金剛智灌頂國師　二祖不空灌頂國師
三祖慧朗灌頂法師
龍門無畏法師　大慧一行法師

持密語以希顯驗者非與夫解第一義者妙心一悟
當座而決是以絜齋三業精明軌儀誦專數言課充
億萬積月累歲而用成無間重精壘慮而始獲一滅
也維茲瑜伽五部之教一切行果廣大悉備而於護
國救世尤為至要斯蓋佛道顯仁藏用所以禦外務
而回不信也撰瑜伽密教志（梵語瑜伽此云相應一切乘境行果所有諸法皆相應也）

國師金剛智西土人親傳龍智阿闍梨法唐開元七
年抵南海廣州以聞詔入見館大慈恩寺夏旱詔禱
雨結壇圖七俱胝像約像開目即雨閱三日像目果
開有物自壇布雲彌空須臾霈雨詔褒之明年辭遊
鴈門不允遷居薦福所至結壇作灌頂道場二十年
八月告其徒曰白月圓時吾其逝矣至期右遶毗盧

遮那佛像頂安貝葉趺坐而化諡灌頂國師塔于伊
川
國師不空西域人幼隨叔父觀光上國値金剛智從
之傳瑜伽義智授梵本聲明論旬日成誦智歎之引入
金剛道場驗以擲華謂爲勝已師初求法憂京師德
皆東行乃以問智智曰汝有受道之資吾何靳哉即
授五部及蘓悉地儀軌智沒奉遺歎西遊天竺至師
子國遇龍智受十八會金剛灌頂及大悲胎藏建壇
之法傳經論至五百餘部二十九年自師子國歸至
廣州採訪使劉巨濟請建灌頂壇法感文殊見身度
人千萬天寶元年西域大石康居五國入寇安西召

師入內上親秉香鑪師誦仁王護國密語方二七徧
上忽見神兵可五百人帶甲荷戈立於殿庭師曰此
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副陛下意往救安西請設
食以遣之至四月安西奏二月十一日城東北黑雲
中見金甲人丈餘空中鼓角大鳴聲震天地蕃人帳
幕間有金鼠囓斷弓弦五國即時奔潰須臾城樓上
見天王形謹圖其像以進驗之即誦呪日也乃敕諸
道於城西北隅置天王像（今城樓軍壁立天王堂者即其故事）師再請
必張繡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四衆還
視兩目瞬動咸格瓊至肅代兩朝尊爲灌頂國師再
以至理開發君上加試鴻臚卿晩年示疾就加開府

儀同三司肅國公食邑三千戶辭不受賜號大廣智三藏大歷九年六月示寂于大興善寺上廢朝三日賜祭贈司空諡大辯正廣智塔舍利于舊居師譯經七十七部諸弟子得誦呪之法者慧朗爲最故東夏以金剛智爲始祖不空爲二祖慧朗爲三祖云不空弟子有慧果者元和中日本空海入中國從果學歸國盛行其道

鐵菴曰華嚴頓施別圓則無俟乎密鹿苑專說小乘則未易用密唯方等般若二時欲轉小成行及被接入別圓則如來始於此時有顯密二輪之用若夫法華開顯無小無大俱入一乘猶日輪[illegible]

午灑淋其影所謂密者尚何施邪自金剛智諸師爲末代機緣有宜密教者故東傳此道以名一家然嗣其後者功效寖微唐末亂離經疏銷毀今其法盛行於日本而吾邦所謂瑜伽者但存法事耳

法師無畏者甘露飯王之後也遜國遺榮出家學道所至說法必有異相至烏茶國演遮那經衆見毗盧遮那四金字於空中其徑尋丈（應是顯西土梵書盛形也）又過龍河駝負經竟入水無畏隨之龍王請入宮講法三日開元四年至長安帝先夢梵僧來謁及寤命工肖形于壁洎師入對即夢所見者館之西明寺稱爲教主秋旱詔禱雨師以數定爲難曰必欲致雨恐龍暴物

使諭曰民苦旱久矣暴風疾雨適足快意即持鉢擡小刃攪之誦密言百過俄有物若蚪矯首出鉢白氣盈空語使人速歸使回視見密雲如練自講堂盤空而上已而震雷風雨飄蕩廬舍彌日方息文以積雨不止即捏泥爲五媼作梵語向之若叱詈者即刻而霽譯毗盧遮那經悉地揭羅等經十餘部弟子寶月一行皆足受道數求還西上安慰不許二十三年示滅眞體不壞塔于龍門之西山（本朝大祖乾德九年上幸洛陽龍門山廣化寺開無畏三藏塔禮敬眞體）

法師一行張公謹之孫也初從普寂落髮盧鴻一見奇之謂寂曰此子非君所能模範當從其東請南詢可也師所至倒屣迎之凡西竺貝葉陰陽緯讖靡不窮究傳密教於金剛無畏結集毗盧遮那經號登壇灌頂受瑜伽五部法至國清學曆於老僧初至僧布算謂侍者曰當有弟子求吾算法除一算曰門前溪水西流乃至師突入稽首受訣畢水復東注自是算法卓詭開元三年詔入見咨出世法及安國撫民之道時號天師帝以國祚爲問答曰鑾輿有萬里行社稷終吉以金合進曰至萬里即開視乃當歸少許耳祿山之亂上幸成都至萬里橋悟當歸之讖洗然忘憂終吉者至昭宗而絶昭曾封吉王也里媼王氏子坐罪當死求救於師令捕七豨豘貯藏其一於甕封

以六一泥兜之七日北斗盡沒大史奏有大變師勸帝大赦姦子遂得免乃日出一犹七日而魁杓盡復師未解奕於燕公座觀王積薪一局遂爲敵手謂燕公曰此爭先法耳若誦貪道四句乘除語則人人爲國手邢和璞謂尹愔曰洛下閎造曆時云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人之大衍曆出閎言皆驗十五年陪駕幸新豐道病詔京師十大德結壇祈福十月八日示寂于華嚴寺停龕三七日顏貌如生塔銅人原謚大慧禪師所著易論大衍曆其目在唐書藝文志

南山律尊 依照律師立九祖

始祖曇無德尊者 法正亦多尊者弟子四分律主南山所宗

二祖曇摩迦羅尊者 法時西竺沙門始依四分十人受戒遂承法正

三祖北臺法聰律師 元魏孝文時本學僧祇因考受體首傳四分遂承法時

四祖雲中道覆律師 聰之弟子最初撰疏科六卷以釋四分

五祖大覺慧光律師 初從佛陀禪師出家陀曰此子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昔初從經論沙輕戒綱由是依覆通四分律撰疏十卷

六祖高齊道雲律師 從光受學撰疏九卷判釋廣文鈔

七祖河北道洪律師 從雲受學亦著疏文

八祖弘福智首律師 稟戒之前於古佛塔前預祈顯驗蒙佛摩頂身心泰然方知戒相及尋律部多會其文從此受學撰疏二十卷

九祖南山道宣律師 輕重儀云先所宗承首律師者

鹿園初會多士柔純以故衛制諸戒用清三業既廢被彈訶復盛開顯則世之爲學將有乘急戒緩之過故於涅洹之夜扶律談常嚴飭來機毋忽輕戒是爲以知常之心持奉律儀非同十二年中偏弘三藏之學也維南山師遠受佛寄專與毗尼盛述條章深明持犯所以正爲末代之機宜也入道之士何莫由斯三學相仍玆爲初步撰南山律學志

律師道宣京兆錢氏母夢梵僧語之曰仁者所懷梁僧祐律師也興胎彌十二月而生九歲偏覽群書十二善習文墨十五師日嚴顗公（於倫反）十六誦法華兩旬而徹十七落髮二十依首師進具戒三衣唯布常坐一食武德四年詣依首師學律性好禪那期修正定顗曰戒淨定明慧方有據始聽未閑持犯焉識七年從居終南紵麻蘭若始製行事鈔正觀四年行般若三昧于清宮精舍經九十日龍化人形禮觀聽法沙彌染心顏聘其女龍怒欲害之念師教誡頓息惡心攝毒吐井白師勿飲此水及往視之其井涌沸又於雲際寺行此三昧前後二十會常感天童爲之給侍十九年僧英公翻經弘福筆受潤文推爲上首永徽元年復居紵麻心勞疾發忽毗沙門天王授以補心之方（今和劑局方有天王補心圓）復告師曰時當像末不修禪誦但起伽藍恐非比丘之正業後在西明寺深夜行

道足跌前階聖者扶足師問何人答曰北天王子那吒奉命來衛師曰太子威力自在天竺有可作佛事者願為致之太子即以所寶佛牙授之師夜捧行道晝藏地穴唯弟子文綱知之師與天神往來言此土靈蹤西天聖迹計三千八百事隨問隨錄為感通傳坐夏有功庭生芝草隱居之地水涌白泉操觚續傳則鴻儒服膺封土築壇則梵僧稱贊捷疾送奇華異果非人獻甘露名香若此之事不能畢記乾封二年春天人告師曰師報緣將盡當生彌勒內宮十月三日衆見空中旛華交列異香天樂天人同聲請師歸覩彌勒上聞之詔天下寺院圖形奉祀穆宗製讚曰

代有覺人為如來使龍鬼歸降天神奉事聲飛五天辭驚萬里金烏西沈佛日東舉稽首歸依肇律宗主懿宗朝諡澄照師所撰刪定僧戒本一卷今所盛行刪定比立尼戒本一卷注僧戒本三卷戒疏四卷注羯磨經二卷羯磨疏四卷行事鈔三卷尼戒本一卷比丘尼鈔三卷拾毗尼義鈔三卷七物輕重儀章服儀歸敬儀正行懺悔儀新學教誡儀各一卷法華義苑三十卷廣本釋迦方誌二卷佛道論衡四卷續高僧傳三十卷後續僧傳十卷廣弘明集三十卷三寶感通記三卷天人感通傳一卷大唐内典録十卷

鎧菴曰澄照爰感天神揚搉律相參諸異部以四分為宗撰述疏鈔破斥諸家但據成實論師之說

以五義分通大乘立爲圓宗戒體（日本師立門以難）文立
三種懺法不依方等普賢乃取唯識別教以爲末
世初心懺重觀法判位太高不無奇議
律師名堪賜號智圓變歷閏主錢唐西湖菩提寺撰
會正記以釋南山之鈔厥後照律師出因爭論遂佛
左右衣制短長遂別撰資持記於是會正資持遂分
二家
律師元照餘杭唐氏初依祥符鑒律師十八通誦妙
經試中得度專學毗尼後與擇瑛從神悟謙師悟曰
近世律學中微汝當明法華以弘四方復從廣慈才
法師受菩薩戒戒光發見（詳見才法師傳）乃博究南山一宗
頻潄律儀常布衣持鉢乞食于市主靈芝之二十年衆
至三百義天遠來求法爲提大要授菩薩戒會幾滿
萬增戒度僧及六十會施食禳災應若谷響所至伽
藍必爲結界每日生弘律範死歸安養平生所得唯
二法門政和六年秋九月一日集衆諷普賢行願品
趺坐而化湖上漁人皆聞天樂葬于寺之西北謚大
智塔曰戒光常謂其徒曰化當世無如講說垂將來
莫若著書乃述資持記（釋事鈔）濟緣記（釋羯磨疏）行宗記（釋戒疏）住法記（釋遺教疏）報恩記（釋蘭盆疏）觀無量壽佛經小本彌
陀皆有義疏刪定尼戒本凡百餘卷雜著芝園集二
十卷

鐵菴曰律師以英才偉器受神悟弘四分之記斯可矣而乃別爲觀經述新疏抗分事理專接鈍機廢棄搭言唯任臆說此草菴輔正不得已而條攻之也至於律家扶新之黨適足以扶不義以抗義戒之哉

諸宗立教志第一

